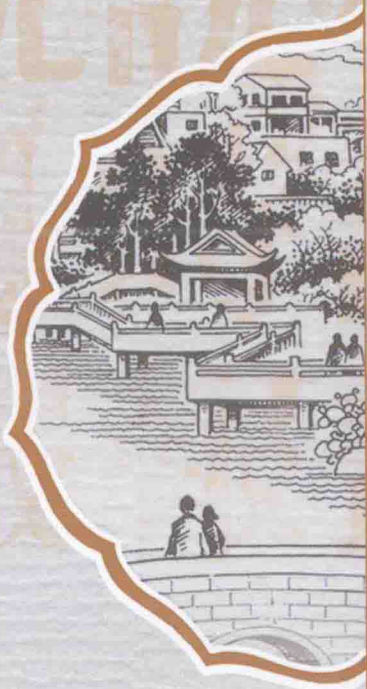


晚清小說期刊輯存

13



王燕
輯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王燕
輯

晚清小說期刊輯存

13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一三冊目錄

繡像小說(第十九期—第二十四期)

第十九期

目錄

文明小史(第十九回)	一
癡人說夢記(第一回)	二
泰西歷史演義(第二十回—第二十一回)	三
負曝閒談(第十四回)	一五
鄰女語(第十一回)	二五
京話演述英軺日記(卷九)	四一
	五一
	六三

維新夢傳奇(第八齣) 六七

經國美談新戲(第七齣) 六九

新譯天方夜譚 七五

新譯環瀛誌險 八五

第二十期 九五

目錄 九六

文明小史(第二十回) 九七

癡人說夢記(第二回) 一〇九

負曝閒談(第十五回) 一一七

泰西歷史演義(第二十二回) 一二五

鄰女語(第十二回) 一三五

京話演述英軺日記(卷九) 一四七

經國美談新戲(第八齣) 一五一

維新夢傳奇(第九齣) 一五九

天方夜譚	一六一
環瀛誌險	一七五
第二十一期	一八七
目錄	一八八
文明小史(第二十一回—第二十二回)	一八九
癡人說夢記(第三回)	二一三
負曝閒談(第十六回)	二二一
泰西歷史演義(第二十三回)	二二九
月球殖民地小說(第一回)	二三七
京話演述英軼日記(卷九)	二四三
維新夢傳奇(第十齣)	二四七
天方夜譚	二五一
環瀛誌險	二五七
新譯俄國包探案	二六三

第二十二期	二七九
-------	-----

目錄	二八〇
----	-----

文明小史(第二十三回—第二十四回)	二八一
-------------------	-----

癡人說夢記(第四回)	三〇五
------------	-----

負曝閒談(第十七回)	三一五
------------	-----

月球殖民地小說(第二回)	三二三
--------------	-----

京話演述英軺日記(卷九)	三二九
--------------	-----

經國美談新戲(第九齣)	三三三
-------------	-----

維新夢傳奇(第十一齣)	三三九
-------------	-----

環瀛誌險	三四三
------	-----

新譯俄國包探案	三五七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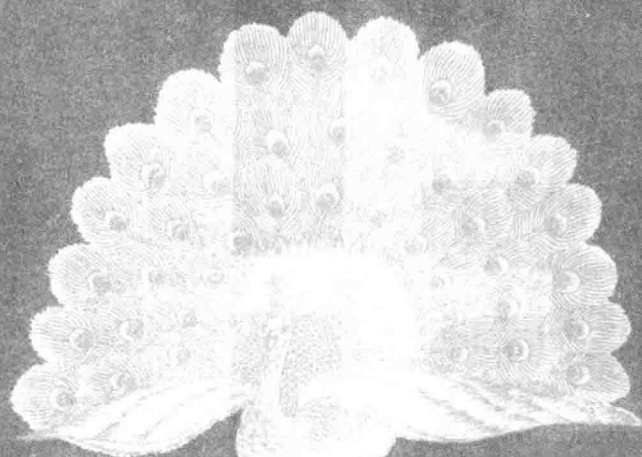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期	三七一
-------	-----

目錄	三七二
----	-----

文明小史(第二十五回—第二十六回)	三七三
-------------------	-----

癡人說夢記(第五回)	三九七
負曝閒談(第十八回)	四〇七
泰西歷史演義(第二十四回)	四一五
月球殖民地小說(第三回)	四二三
京話演述英軼日記(卷九)	四二九
維新夢傳奇(第十二齣)	四三三
汗漫游(第十五回)	四三七
環瀛誌險	四四三
第二十四期	四六一
目錄	四六二
文明小史(第二十七回—第二十八回)	四六三
癡人說夢記(第六回)	四八七
泰西歷史演義(第二十五回)	四九九
月球殖民地小說(第四回)	五〇七

繡像小說



第十九期

繡像小說第十九號目錄

文明小史

南亭亭長著

第十九回 繡像

婚姻進化桑濮成風

女界改良鬚眉失色

癡人說夢記

旅生著

第一回 繡像

說奇夢鄉老圓謊

追官糧奸胥索賄

泰西歷史演義

洗紅盞主演

第二十回 繡像

攻營壘英軍奮虎步

返鄉里美主結鴛盟

第二十一回 繡像

波斯頓初行苛令

勒興頓始建奇勳

負曝閒談

蓮園著

第十四回 繡像

安壇第改裝論價值

蒼芳里碰和起紛爭

鄰女語

憂患餘生著

第十一回 繡像

董二姑劉三姑脫離虎口

布政使按察使迎拜馬頭

京話演述英軼日記

卷九 承前

維新夢傳奇

旅生續稿

第八回

勸學

經國美談新戲

謳歌變俗人著

第七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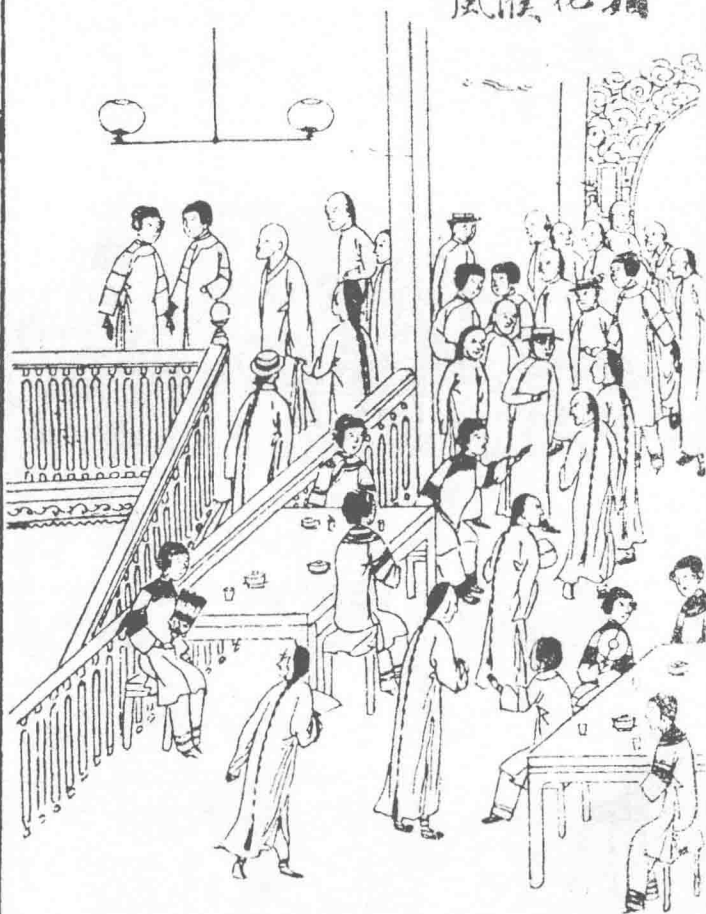
訪古 遇刺

天方夜譚

環瀛誌險

新譯新

進城
成風
桑濮
化姻



女界改良
顏面失色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十九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婚姻進化桑濮成風

女界改良鬚眉失色



却說姚文通姚老夫子帶了兒子徒弟從學堂裏回來。剛纔跨進了西鼎新的街口。忽見買家的小廝在那裏探頭探腦。露出一副驚疑不定的樣子。及至瞥見他五人從外面回來。連忙湊前一步說道。快請回棧。蘇州來了信了。信面上寫的狠急。畫了若干的圈兒。師徒父子五人聽了此言。這一嚇非同小可。姚文通登時三步並做兩步。急急回棧。開了房門。只見蘇州來的信。恰好擺在桌子上。伸手拿起。拆開一看。原來是他夫人生產。已經臨盆。但是發動了三日。尙未生得下來。因此家裏發急。特地寫信追他回去。現在不知吉凶如何。急得他走頭無路。恨不能立時插翅回去。等不及次日小火輪開行。連夜托了棧裏朋友。化了六塊大洋。雇了一隻脚划船去的。臨走的時候。又特地到書坊裏買了幾部新出的什麼傳種改良新法育兒與衛生等書籍帶了回去。以作指南之助。免爲庸醫舊法所誤。收拾行李。隨即上船。又吩咐兒子幾句話。說我此去少則

十天多則半月。一定可以回來的。你好好的跟了世兄在上海。不可胡行亂走。惹人家笑話。至於前回說定的那箇培賢學堂。也不必去了。等我回來再作道理。兒子答應着。等送過他父親去後。因見時候還早。在棧房裏有點坐立不定。隨向買家三兄弟商量。意思想到外邊去遊玩一番。買家三兄弟都是少年性情。喜動不喜靜的。聽了自然高興。於是一同換了衣服。走到街上。此時因無師長管束。便爾東張西望。比前似乎鬆動了許多。四箇人順着腳走去。不知不覺到了第一樓底下。此時四馬路上。正是笙歌匝地。鑼鼓喧天。妓女出局的轎子。往來如織。他們初到上海。不曉得什麼叫做出局。還當轎子裏坐的一箇。箇是大家眷屬。不免心上詫異。齊說這些太太奶奶們。儘管坐着轎子在街上逛的什麼。後來看見轎子裏面。一邊靠着一支琵琶。方纔有點明白。一向聽說上海的妓子極多。大約這些就是出來陪酒的。但是這些女人坐了轎。見了男人。毫不羞澀。倒像書上所說受過文明教化的一樣。正不知是箇什麼道理。站着呆看了一回。聽得樓上人聲嘈雜。熱鬧得很。於是四人邁步登樓。此時第一樓正是野鷄上市。有些沒主兒的。便一箇箇做出千奇百怪的樣子。勾搭客人。他四人穿的。都是古式衣服。一件馬褂。足有二尺八寸長。一箇袖管。也有七八寸闊。人家看出他們是外路

打扮。便有心去勾搭他。頭一箇賈子猷走在前面。一上扶梯。就被一箇塗脂抹粉臉上起縐的中年野雞。伸手一把拿他拉住。賈子猷正在掙扎不脫。跟他兄弟賈平泉買葛民。連着姚小通。都被這班女人拉住不放。此時他四箇眼花撩亂。也分不出老的少的。但覺心頭畢拍畢拍跳箇不止。畢竟他四人膽子還小。而且初到上海。臉皮還嫩。掙扎了半天。見這班女人只是不放。賈葛民忍耐不住。把臉一沉。罵了聲不要臉的東西。你們再不放手。我就要喊了。那班野雞。見他鬚頭鬚腦。曉得生意難成。就是成功。也不是什麼用錢的主兒。於是把手一鬆。隨嘴輕薄了兩句。聽他四人自便。他四人到此。賽如得了赦旨一般。往前橫衝直撞而去。誰知一路走來。一連碰着了許多女人。都是一箇樣兒。四人方纔深悔不該上樓。意思想要退下樓去。却又怕再被那班不要臉的女人拉住不放。正在爲難的時候。忽見前面沿窗一張桌子。有人舉手招呼他們。舉眼看時。喫茶的共有三位。那箇招手的不是別人。原來就是頭一天同着姚世兄出去玩耍的那位東洋回來的先生。四人只得上前。同他拱手爲禮。那東洋回來的先生。見了賈家兄弟三箇。因在棧房裏都打過照面。似乎有點面善。便曉得是同姚世兄一起的。忙讓他三人同坐。賈子猷舉目看時。只見頭一天在大觀樓喫茶的那箇洋裝元帥同着

黃國民兩箇。却好同在這張桌上喫茶。當下七箇人坐定之後。彼此通過名姓。洋裝元帥自稱姓魏號榜賢。東洋回來的先生。自是姓劉號學深。黃國民是大家曉得的。用不着再說了。當下買姚四人亦一一酬應一番。起先彼此言來語去。還說了幾句開學堂繙譯書的門面話。正談得高興。齊巧有箇野鷄。兜圈子過來。順手把劉學深拍了一下。道。一下直把他拍的骨軟筋酥。神搖目眩。坐在那裏不能自主。魏榜賢朝着他笑道。學深兄。你這豔福。真不知是幾生修到的。說完這句。便指着他同別人說道。你們可曉得這位學深兄。他今年已經二十七歲了。一直沒有娶過夫人。他的意思一定要學外國的法子。總要婚姻自由纔好。今年從東洋回來。非但學界上大有進步。就是所做的事無不改良。他有一箇議論。我今告訴你們諸公。料想諸公無不崇拜的。衆人都道。倒要請教。魏榜賢道。學深兄說一切變法都要先從家庭變起。天下斷無家不變而能變國者。賈子猷聽了。連連點頭道。確論。確論。魏榜賢道。學深兄又說治病者急則治標。乃是一定不易之法。治國同治病一樣。到了危難的時候。應得如何便當如何。斷不可存一點拘泥。不存拘泥。方好講到自由。等到一切自由之後。那時不言變法而變法自在其中。天下斷沒有受人束縛。受人壓制。而可以談變法的。所以道學深兄的尊翁老伯大

人同他。曾堂老伯母大人。屢次三番寫信。前來叫他回去娶親。他執定主意。不去。一定要在上海自己挑選。他說中國四萬萬同胞內中二萬萬女同胞。祇有上海的女人。可以算得極文明。極有教化。爲他深合乎平等的道理。見了人大大方方。并無一點羞澀的樣子。所以學深兄一定要在這裏挑選人材。賈葛民道。好雖好。但是這些女人都是些妓女。劉學生不等他說完。插嘴辯道。良家是人。妓女亦是人。托業雖卑。當初天地生人。却是一樣。我們若小看他。便大背了平等的宗旨。所以他們雖是妓女。小弟總拿他當良家一般看待。只要被我挑選上了。兩情相悅。我就同他做親。有何不可。賈平泉道。尊論極是。小弟佩服得狠。但小弟還有一事請教。這幾年社會上狠把女人纏脚一事當作大題目去做。我想天下應辦的事情很多。何以單單要在女人這雙脚上著想呢。魏榜賢搶着說道。這件事須得問我們賤內。目前就要進這不纏足會了。不瞞諸公說。兄弟自從十七歲到上海。彼時老人家還在世。生意亦還過得去。兄弟在這裏無所事事。別的學問沒有長進。於這嫖界上倒着實研究。總而言之。一句話。嫖先生不如嫖大姐。賈葛民聽了先生二字詫異。忙問先生怎麼好嫖。魏榜賢忙同他說。上海妓女都是稱先生的。方纔明白。魏榜賢又說。上海這些當老鴇的。凡是買來的人。一定要叫

他纏脚。喫苦頭。接客。人樣樣不能自由。如果是親生女兒。就叫他做大姐。不要纏脚。不要喫苦頭。中意的客人。要嫁就嫁。要貼就貼。隨隨便便。老鴇決不來管他的。我見做大姐的。有如此便宜。所以我當初玩的時候。就一直玩大姐。好漢不論出身低。實不相瞞。我這賤內。就是這裏頭出身。不要說別的。嫁我的時候。單單黃貨。就值上三四千哩。現在又承他們諸公抬舉。說賤內是天然大脚。目下創辦了一箇不纏足會。明日恰巧是第三期演說。他們諸公。一定要賤內前去演說。却不過諸公的雅愛。兄弟。今天回去。還得把演說的話。句統通交代了他。等他明天好去獻醜。賈子猷道。不錯。我常常聽人談起。上海有什麼演說會。想來就是這箇。但不知我們明天可否同去看看。劉學深道。榜賢兄就是會裏的頭腦。叫他帶你同去。有何不可。黃國民道。諸公切莫看輕了這箇不纏足會。保種強國。關係很大。即以榜賢兄而論。自從他娶了這位尊嫂。一連生了三箇兒子。都是胖胖壯壯。一無毛病。這便是強種的證據。一席話。正說得高興。不提防又走過來一隻野鷄。大家看出了神。不知不覺。打斷話頭。劉學深更忘其所以。拍着手說道。妙阿。臉蛋兒生得標緻。還在其次。單是他那一雙脚。只有一點點。怎麼叫人瞧了。不勾魂攝魄。榜賢兄。這人你可認得。曉得他住在那裏。魏榜賢忽然想起。剛纔正說到不纏